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玉佛緣

### 第八回 惑青烏綺齡早世 諷金經玉佛歸真

卻說堪輿姜洽初，代王道宗買地，合周大講論多時，周大只是不肯賣。道：「這是祖傳下來的好地，要留著自己用的。」洽初道：「風水是活的，福人葬福地，自古如此。你種田人家葬了這個地，不但沒有好處，還怕有意外之虞哩。」周大似乎信他的話，那口氣卻不放鬆，仍不肯賣。洽初無法，只得道：「好地多著呢，我們回去罷。」道宗還欲有言，洽初使了個眼色，當下二人回城。洽初一路對道宗道：「你不要性急，鄉村裡的人眼孔是小的，只要多給他些錢，包管成功，這事交給我辦去便了。」道宗再三拜託，送他十塊錢，作為零用茶酒之費。殊不知洽初早合周大串通了，只待價錢講到那個模樣兒，便可成交。卻故意延宕多天，也約周大合道宗吃過幾次茶酒，總沒得要領。後來轉了許多彎，請了圖董餘姓出來，兩下說合，方有成約。說明一畝三分五釐地，出錢五百弔，立了契，過了花戶，才算是王姓之地。洽初弄錢不多，只分肥了二百弔。閒話休提。再說道宗買到這塊吉地，自然趕緊把父母的棺木遷來，仍是洽初替他定穴。葬下去後，不上三個月，他第二個兒子死了，道宗悲感之餘，只怪風水不好道：「又上了堪輿的當了。」此時以言已有十六歲，讀書十分聰明，又且志在維新，不信那神道陰陽。見父親惑於風水，母親惑於佛教，也嘗幾諫過幾次，無奈二老執迷不悟。他曾發出一篇怪論道：「世俗上的事，都跳不出一個碰字。要說陰陽沒憑據，有時算命、相面、起課的人，說的話也很靈驗不過，碰巧應了他話罷咧。至於唸經拜懺，為什麼也有人信他，那是和尚道士想出來的法子。凡百事情托之於鬼神，是沒人看見的，隨他混造謠言。加以父母妻子的愛情，人人都有，到得死了，各種酬報都施不來，只有唸經拜懺，焚化冥錠，以為略盡其心。習慣下來，成了通例，這是風俗強迫使然的。所以中國人於誦經拜懺等事，真當他有用的，固然有人。明知他無用的人，也就不少。但一般也循例乾去，不是風俗使然麼？設或有人更想個酬報親人的法子，比唸經拜懺等類文明些，自然這陋俗就挽回過來了。總之，一切神佛都生於人心，沒見識的人，只覺得地球上的風雲雷雨、日食月食各事，都可恐怖。如一一明白了那原故，也不至怕到那步田地。至於神佛，也是這個念頭。一條心是畏懼，一條心便是希望。假如明白了沒神沒佛的道理，自然心就冷了。譬如一人夜行，只覺得背後有鬼跟著，■■■有聲，此時那裡有鬼？為他腦筋裡先印入一個鬼的影響，到孤寂時候，觸念便來，所以覺得有鬼。從前秦國的苻堅合晉朝兵打仗，打敗了逃時，覺得八公山上的草木都是晉兵，那怕鬼的人就合敗兵怕草木一樣，一傳二，二傳三，遇見樹，當他僵屍，遇見石頭，當他山魃，都是有的。經幾個好事的人編造起來，說得鑿鑿可據。這奇奇怪怪的事，便變為真的了。這陋俗的關礙，不特愚蠢可笑，而且志氣也弱了。人事上的勤力也少了，豈不可憐可怕麼？」這段話還是他少年時的議論，後來連捷上去，中了進士，那文章上的議論更奇，人人都說是好。因此子玉有意結交他，聽他些名論，已經悟透神佛，不必信奉的道理。無奈家裡的人，大家信服菩薩，沒法說得他們醒悟。

此時子玉有兩個兒子，年紀都不上二十歲，他大女兒許字本城廖家，尚未出閣，跟著母親、姨娘們學，手裡時常拿串念佛珠。每逢觀音雷祖生日，定要持齋一個月。有天子玉約了陸興亞王以言逛西湖去，要三日後才歸，太太大喜，原因明天本是觀音生日，延壽庵尼姑，叫人請過他們幾次，恰好子玉不在家中，太太便同了姨太太、小姐一起到延壽庵去。這時天氣正熱，她們入了延壽庵，尼姑是不用說極力的張羅，騰出一間淨室，讓她們坐了，另備素席款待。大小姐覺得席間一種素火腿，味兒甚好，不免多吃了幾片。飯後沒事，便在庵中隨喜隨喜，走到後迴廊深處，看看他母親已望前走得遠了，自己落單在後。忽聽得一陣打牌的聲音，回頭看時，那迴廊邊有一間淨室，大小姐只當是女眷在內碰和，伸首探望。猛見一個黑胖男子，挺著肚皮站了起來，大小姐吃這一嚇，非同小可，倒退幾步，趕緊想走，那裡走得快，只覺後面有人追來。好容易走到原坐的那間屋子裡，找著母親，心頭兀是突突的跳。太太見她面皮失色，嘴唇雪白，忙問她緣故，大小姐只不肯說，但催母親快回家去。太太還想看姑子們，化過一座蓮台再走，無奈愛女兒心切，沒法，打轎回家。

那大小姐一到房裡，就覺眼睛前一陣烏黑，昏暈過去。太太著急，趕忙找些痧藥臥龍丹等類給她聞吃，又叫人替她挑痧，亂鬧一陣，小姐略覺清醒，卻渾身發燒，臥牀不起。姨娘一齊來問候，圍了一屋子的人，又怕他受風，把窗子關上。那熱天攔得住這般悶嗎？大小姐的病是更深了。太太只乾著急，一位姨太太道：「我聽說湧金門前，有一家看香頭的，那裡仙方極靈，何妨去求求看。」太太道：「不錯，我也聽說。只是叫那個人去求呢？」姨太太道：「總須自己去，才能誠心禱告，才有靈驗。」太太道：「你我是去不得的，老爺今天就要回來了。」姨太太道：「大老爺時常出門看朋友，老爺不疑心他，還是大老爺去罷。」當下便在書房裡，喚了大老爺來，叫人跟著同去。那知這位大老爺很不信這些事，迫於母命，沒法只得坐轎前去。到了湧金門前，果見一家小小房子，上面掛了招牌寫道：「查看香頭，察理陰症。」旁邊還有一塊橫匾，是人家送的，說什麼患了怪症，全虧治好的話。大老爺推門進去，內裡有幾個帶發修行的女人，都來招接。只見當中供著一位女菩薩，紅袍鳳冠，非常嚴肅。一個中年婦人問了病症道：「這是遇著了惡煞，我來替你看看香頭看。」大老爺笑道：「不勞費心，只給仙方，待我檢一張便了。」婦人也笑道：「仙方如何檢得的？是要菩薩吩咐下來的。」大老爺無奈，只得依他擺佈，得了一張仙方，仔細看時，原來是紅靈丹五分。暗道：「這倒吃不壞。」隨即回家去復母命。那知事有湊巧，偏遇著子玉同了興亞以言回來，子玉見兒子坐轎出去，問他什麼事？那知他兒子受了母親囑咐，不令老人家知道，只不敢說。子玉動怒，叫他回到書房。見他懷裡有黃紙角兒，順手抽出一看，原來是張仙方，上面還印著什麼「察理陰症」這些混話，子玉追問起來，他兒子知道瞞不過，只得一五一十說了出來。子玉對以言興亞道：「我如今最恨這些邪祟事，內人們偏偏酷信，有什麼法子治呢？」興亞不語，以言口直，說道：「都是女學不興的原故，沒法治的。」二人辭去。子玉回到上房，埋怨太太不該同女兒到庵裡去。如今病了，又不該看香頭，要延醫診視。太太惱羞變怒道：「你把我們關在家裡，一動也不准動，又不是犯人，那延壽庵裡盡是姑子，又沒一個男人，去散散心何妨？女兒的病是受了熱所致，也不是出去一趟就會病的。看香頭是大家相信的，真有靈驗，比醫生的藥強得多哩。」子玉道：「我偏不信，不准吃。」太太大怒，兩下反目起來，直鬧了一個鐘頭。幸虧兩個兒子都來跪求，才算散場。

子玉究竟是老年人了，■■■■，在西湖中受了些暑氣，回來本就不舒服。回家一受氣，再愁著女兒生病，幾樁不如意事並來，因此也發起了舊病，始而延醫調治，總不見效。太太因子玉的病，為合自己門口而起，覺得有些不過意，便一意討好，時來問候。子玉自從有病，就一直住在姨太太房裡。看看病有七八分不起，太太著急，發作起舊脾氣，便擅自作主，叫了一班和尚在大廳上念起經來，一念三天。子玉的病勢愈加沉重，太太又合舅老爺商議妙策。舅老爺道：「還是去請了凡和尚來唸經罷，況且妹夫本是玉佛托生，如今病到這樣，莫非原要玉佛救他。說不得我到蘇州走一趟，求禱求禱玉佛賜點仙水，或能醫好這病，亦未可知。」太太道：「你話甚是，早早動身。」舅老爺答應著，果然連夜搭船，趕到蘇州。不上五日，了凡領著一班和尚到來，玉佛的仙水亦求到，卻不叫子玉知道，和了參湯，給他呷下。子玉昏迷了幾天，得著人參的力量，覺得清楚些。忽聽得一片鑿鉢的聲音，又動怒道：「我一生吃了和尚的苦頭，如今死在眼前，難道還叫和尚來催命麼？」便問那個寺裡的和尚。旁邊小丫頭不知就裡，回道：「了凡師父。」子玉大叫一聲，昏絕過去。一家老小，聞聲齊集，叫喚了半天，忽見子玉回過氣來。連聲喊道：「玉佛害我！」一時痰湧上來，便瞑目而逝了，時年六十二歲。舉家哀慟，報喪殯殮，自不必說。到出材那天，太太還叫用了兩班道士、四班和尚送殯。子玉生平知己不多，倒是後來結交的幾位名士，做了些輓聯祭文奉送。王以言見子玉太太那般迷信，從前輸捐巨款，蓋造佛寺，壞了子玉的官聲，臨終又因和尚唸經，斷送了他的性命，只覺無限感慨，做詩兩首，以弔子玉。詩曰：

前生莫問此生休，剎那光陰六十秋。  
一卷法華難解脫，愛河盡處未回頭。  
禪關勘破又情關，梵唄聲中擁翠鬟。

為語涅■無我相，幾能滅度到人間。